

地灵人杰顺阳川

□黄玉钧

从浙川中部的板桥川到最东南部的顺阳川,丹江要流经一个叫“小三峡”的地方。这里两山夹峙,悬崖壁立,林木葱郁,怪石峥嵘。近四十里长的峡谷,十步不重景,百步两重天,虽无长江三峡之雄伟险峻,却有它自己玲珑幽深的秀美。清咸丰九年秋,时任浙川厅同知的诗人徐光第在游览了“小三峡”以后,对这里的自然风光赞赏有加,吟出“河身如带势环弯,一线中流两岸山”的美妙诗句。

出了“小三峡”,突然间天宽地阔,被浙川人津津乐道的“四十五里顺阳川”展现在眼前。

顺阳川北、西、南三面环山,东边是连绵的浅山丘陵,川内地势平坦,无一起伏,阡陌纵横,人烟稠密。丹江从她南边一个叫党子口的隘口冲出,告别浙川,进入湖北,又前行三十多里汇入汉江,结束了她放荡不羁、高歌猛进、豪情满满的全部行程。

顺阳一马平川,地势较低。遇到丹江和汉江同时暴发大洪水的时候,受汉江洪水的顶托,丹江水位急剧升高,顺阳川中的大部分耕地就被洪水淹没。待洪水退去,被淹的土地上就留下厚厚的一层淤泥。因此,这里的耕地十分肥沃。有人说,在顺阳的田地里行走,下脚不敢用力,稍不留心就会踩出油来。

顺阳川的农村有两大怪事,一是每年春节前后,家家都会把牛、羊、驴、马赶到自家麦地里啃吃麦苗,用这种办法抑止麦苗过旺的长势,防止小麦在成熟前倒伏,造成大的减产;二是顺阳川中人家基本没有厕所这一在其他地方农村必有的设施,缘由很简单——在这里种地是不需要肥料的。每家在房屋后边用几捆玉米秸、高粱秆拢一拢,靠一靠,遮挡一下人眼,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句“种地不施肥,等于瞎胡混”的农谚在这里是不适用的。

在浙川县城读高中时,每当听到顺阳的同学们说起这些,我心里就感触多多。在浙川的其他地方,农民可是把粪肥看得很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肥料就是粮食,多了就能吃饱饭,没有就要饿肚皮。受父母言传身教,读小学时在放学的路上见到一坨猪屎、狗屎,我都会揪一把青草或树叶把它包起来,双手捧着带回去,丢进自家的粪池里。

1969年初,我们春秋大队要在大队部办一个中国革命历史展览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和我同时来到春秋大队的韩建国是开封师院艺术系美术专业毕业的,展览馆的泥塑和绘画部分由他来设计和创作,我是学历史专业的,讲解词部分由我来完成,大队党支部还从大堰生产队抽了一个叫黄庆华的社员来协助我们办理有关具体事务。黄庆华人很聪明,性格活泼开朗,对人对工作都很热心实在,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青年。

有一天我和黄庆华闲聊,相互交流自己的基本情况。哎呀呀,这可真是不说不知道,说起来太奇妙,我俩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一下子让我俩高兴坏了。我从郑州来到大别山区的这个村子,竟然会遇到这么奇巧的事,而且我们都姓黄,还有春秋大队一千多户人家唯有他一家是姓黄的。从此,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不自觉地从心底里亲密了许多。

为筹办展览馆我们三人忙乎了半个月,其结果是办不下去了。不过这半个月对于我却有了一个意外收获,就是结识了黄庆华这样一个好兄弟。

时间很快到了1969年冬,春秋大队组织全大队主要劳动力在一个叫小张冲的地方修建一座小水库。春秋地处山区,十二个生产队分散在方圆十五里范围内的无数个山冲里。为了赶工程,大家都是天不亮就吃了早饭,天亮时就赶到工地干活,日落西山收工,到家时天已全黑了。

那天已是傍晚的时候,我和我们毕楼生产队的人正收拾工具准备收工。黄庆华忽然跑了过来,把我拉到一边,在我耳边小声说,今天到我家吃晚饭。他看我一脸不解的样子,也有些不

顺阳川的耕地面积只占浙川全县耕地面积的八分之一不到,而粮食产量却占全县的一半,所以就有了“桥半县”的美称。这里的“桥”是指顺阳川的首府李官桥。

李官桥自古以来就是闻名河南、湖北、陕西的重镇。西汉时在这里设置顺阳县,晋时改为顺阳郡,明、清时期常有重兵驻守。镇内有五大街、四小街,商业店铺数百家,仅粮行、山货行就有二十多家,中西药店十五家,其他什么酒坊、油坊、醋坊、酱坊,什么饭店、茶馆、酒肆、客栈,什么戏楼、青楼、说唱、杂耍等各行各业应有尽有。1930年前后,李官桥已有电话设施,兼营电报业务。就是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仅烟厂就有七家,卷烟远销西安、武汉乃至上海等地。

站在李官桥西寨门外向西遥望,茫茫苍苍的一道峻岭从天际逶迤来到丹江岸边。尽管这只是秦巴山的一支余脉,可那山势的巍峨雄奇依然使人望而兴叹。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有独具慧眼的高僧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此修建了长寿寺,后更名“香严寺”。据说,唐宣宗李忱曾因避祸在这里做过沙弥,因此晚唐多位皇帝颁敕予以保护,后来虽几度兴衰,但就其寺院多位住持在佛教界的地位以及寺院规模之壮阔在豫西南都据领袖位置,曾一度被称为“中州诸山之冠”。寺院内高大的大雄宝殿、与寺院同寿的一雌一雄两株银杏树以及经历数百年现仍栩栩如生的数百平方米壁画,都让人驻足,不忍移步。香严寺分上下两院,上寺在山中,下寺在丹江河畔,两院相距二十五里。20世纪60年代初,我和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在完成支援李官桥麦收任务返校途中路过下寺,乌泱泱一大片佛殿僧舍十分壮观,特别是那一百多座佛塔令我们震撼,其中多数为六七层级的砖塔,也有十多级的琉璃塔或汉白玉塔。最让我们震惊的是两座相邻的九级琉璃塔竟然很严重地向北倾斜,好像

随时都会倒下去。老师告诉我们,这可能是塔基沉降不均所导致,说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就是这样形成的。六十多年了,下寺塔林的美一直存留在我的心中,以至于每每看到别地的塔林,我都会在心中把下寺塔林拿来作比较,结论都一样,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下寺塔林都是最美的。

在顺阳川的最上部,也就是出了“小三峡”首先看到的那个地方有一处较大的集镇叫埠口,集镇旁有一大片墓区,自古以来就被称为范氏九冢。据《浙川厅志》记载及20世纪50年代末考古证实,这个墓区九座大墓及一百多座小墓埋葬的正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不朽名著《后汉书》的著者范曄及其上下许多辈人。埠口范氏自西晋经东晋至南北朝的宋、齐、梁,上下二百多年间人才辈出。范曄的高祖父范晔、曾祖父范汪、祖父范宁、父亲范泰不仅在当时的政界颇有声望,而且都有著述影响后世。深厚的家学渊源为范曄日后能够成为诸多领域内的大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范曄所著的《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这部史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锤词炼句之精当,谋篇行文之纵横驰骋更是为后世学者所称道。《后汉书》在编纂方法上比《史记》、《汉书》又有许多创新,这种创新使该书更符合东汉一代实际情况。《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表彰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所增写的列女传是第一个在正史中为妇女列传,后代史书往往把列女改为烈女,其思想就比范曄低下多了。范曄的侄孙范缜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一个杰出的无神论者。他所著的《神灭论》完成了范曄的无神论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深远影响。

顺阳川历史文化底蕴的厚重还远不止

体现以上方面,1978年楚国贵族墓葬群的发现和发掘展现的重大成果轰动了中国整个考古界。那一年汉江流域和丹江流域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干旱,丹江口水库水位严重下降,几座被黄土覆盖了二千五百多年的古墓及随葬品被库水冲刷暴露在地表。国家和河南省的考古专家们在对其做抢救性发掘时,这些经多见广的专家像是突然间闯进了考古天堂,兴奋得目瞪口呆。这是一个春秋中晚期楚国贵族墓群,位于临近丹江老河道的仓房乡下寺沟村,占地十万平方米,共发掘墓葬二十五座,其中贵族墓九座,车马坑五座,出土随葬品六千零九十八件,其中属国家一级文物四件,当中的龙耳方壶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云纹铜禁作为镇院之宝收藏于河南博物院。值得一说的是,根据2号墓出土的平底鼎上面的铭文,专家们判断墓主是楚共王和楚康王时期的令尹子庚,也就是那位野心膨胀到要“问鼎中原”的楚庄王的孙子。这些实物和随后在楚贵族墓群不远处又发掘的和尚岭、徐家岭楚墓群一起,为研究楚都丹阳、楚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楚国与周边诸国的关系、楚国的礼乐制度以及古文字等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徐家岭楚墓群1992年还被评为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有句成语叫“如数家珍”,说的对自己家中所藏珍宝历历数来十分清楚。我这个人比较暮气(河南南阳地区方言,意为平日遇事不经心,懵懵懂懂,稀里糊涂),作为浙川的儿女,我实在数不清我家的珍宝究竟有多少。但是有一点我心里是毫不含糊的,就是我家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富有得很,特别是古文化。除了上面说的,像滔河的龙龙岗古遗址、盛湾的下王岗古遗址、老城的双河镇古遗址和上集的沟湾古遗址,在中国的考古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认知和感受在我每次经过丹江口水库的时候,尤其是见到顺阳川中那烟波浩渺的水面时格外强烈。它让我为做一个浙川人而骄傲和自豪,让我更清楚我的这点聪明才智是从哪里来的,就在这一库清水的下面,就在浙川那三道肥美、富含诗意、闪烁着灿烂文明光辉的山川中。

生日

□黄玉钧

解地说,你忘了今天是啥日子啦?今天是咱俩的生日呀!这一下提醒了我,是啊,只顾忙工程,也不知道过到哪一天了。他抓着我的胳膊,拉起来就走,说,妈妈已经做好了饭,等着咱们呐。

黄庆华的家位于大堰生产队最南边的一座小山脚下,四间正房,二间偏屋,土坯院墙和着一座不算太大的院门。我俩刚推开门,他的爸妈就从正房迎了出来,看来二位老人家早就守候在那里,等着我俩回家。正房当间靠着界墙的火塘里,一个大树疙瘩燃烧得正旺,使得屋内在这腊月三九天里也暖洋洋的。

我向二位老人问了好。老妈拉着我的手问候我的爸妈身体可好,问我在工地的生活习不习惯,问我在工地干活是不是很累。老爹一脸微笑,搓着两手慈祥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感到全身上下都热乎乎的,不只是因为室内暖,是我的心里感到特别的暖,仿佛眼前站立着的就是近两年没能见面、做梦都在想着的我的老爹老妈。

黄庆华端着一只冒着腾腾热气的大海碗走过来放到我身边的方凳上,掩不住兴奋地说,爸妈说了,今天是咱俩二十五岁生日,不把你当客待,不弄那几个盘子几个碗,就按咱们春秋的规矩,过生日就吃这个。又神秘兮兮地说,不过只有过十二岁生日时才能吃上这个,你十二岁时不

在咱家,爹妈说今天要给你补上,今天我算是沾了你的光,再享受一次。边说边把我按坐在火塘边的木椅上。

我端起碗,那个香啊好像是一下子就传遍了五脏六腑。那只海碗虽然看着很大但我并不怯它,不过就相当两个碗的大么,我在工地上上一顿可是要吃三大碗米饭呢,但是看到碗中高高堆起的是汤圆,周围还漂着厚厚的一层油汤汁,我犹豫了,担心吃不完。作为客人,如果不能吃完剩下个碗底子,岂不是太为难了。黄庆华也端了一大碗,在一旁不停地撺掇,吃吧,没多少,我还不够呢。

两位老人坐在我身旁,那慈爱的眼神就没离开过我,老妈还不停地念叨,你爹你妈今天也一定在想着你哩,你要是在他们身边,也会好好给你过这个生日的。在老人家深深爱意的鼓励下,还有那难以抗拒的美味的引诱,我拿起了筷子。

老妈的厨艺真的是太棒了,这肉汤煮汤圆闻着诱人,夹一个送入口中更是好吃得不可言状。可是刚吃下去一个小窝窝,再往下看,一下子把我给惊呆了,原来这碗里只有堆在上面的那个帽是汤圆,以下全是大肉块。罗山县的大块肉在整个信阳地区都是有名的,不仅烹饪方法和程序考究,还讲究块头要有差不多巴掌大,并且肥的宜多,瘦的应少,先用大火在铁锅中爆炒五分熟,再倒进砂罐,加入事先准备好的具有各自特

色、秘不外传的汤汁和调料,放进灶膛内慢慢地炖。

这一下我可真的是难以动箸了,不只是这碗里的汤圆大肉块数量太多,还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时的农村各家大都不富裕,像这样的饭食他们一年到头也难得有两三次,我和黄庆华也仅仅是朋友而已,并没有给他家有啥贡献,受如此这般厚爱,我这是凭的什么呀!老爹看出了我的心思,缓缓地说,娃呀,别为难,能多吃就尽量多吃点。庆华回家常说,你在工地一人拉着一大车土上大坝,比劳力们干得还欢实,出那么大力,不多吃点咋行?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楼上(我所在的生产队叫毕楼,春秋人习惯地叫楼上)是重活、苦累活都抢在前面,还自己拿钱在田里搞科学试验,提高粮食产量。你图的啥?不也是为了咱们春秋能搞得更好些?别见外,咱们是一家人,你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像和你爹妈在一起一样,高高兴兴地过这个生日。老爹说着提高了声调,朗朗笑着说,真吃不完那也好啊,那是个好兆头,咱们庄稼人家常常盼的不就是个吃不完嘛!最终,这一大海碗美食我没能能够把它吃完,剩下了一半,我把它轻轻地推到黄庆华的面前。

离开黄庆华家的时候,二位老人家把我送到大门外,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天黑路上要小心,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今后干活要悠着点,别累坏了身子骨,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要我空闲了多来家坐坐。我怀着满满的感激之情,揣着暖心的父爱和母爱,迎着冬夜的寒风和手电筒光柱里飞舞的雪花,走上返回毕楼驻地的路。